

酒蟹居裡的日子

—莊 因先生訪談錄

廖玉蕙 2003. 05. 10.

一柄題著「雞窩」的蒲扇就懸在入門的壁上，扇子的兩邊掛著「風雨一杯酒 江湖十年心」的對聯。屋子裡窗明几淨，聽說女主人恰巧在我們到來的前一小時，趕搭飛機回台北陪伴生病的父親去了。莊先生從裡屋端出茶水及水果待客，一邊笑說是奉女主人之令行事。切好的水蜜桃，一片片的，在果盤內以嚴明的紀律各就各位；造型可愛的粉紫茶壺，盡責地輸出馥郁的茶香，連美麗的紙巾都彷彿躺在茶盤內眯眯地微笑著。女主人雖然已然離家，但是，空氣中瀰漫的女性端然氣味，却強悍地盤據著，似乎足以維持到地老天荒。相形之下，題著「雞窩」的扇子或滿牆壁有關雞的飾品，雖在在刻意宣示著屬雞的男主人的主權，然而，不知怎的，反倒讓人感覺有些氣勢薄弱！

舊金山的早晨，給人一種清明的透徹感。而莊教授充滿赤子之心的朗朗笑談，則是另一種的瀟灑不羈。早聽說了酒蟹居裡風流雲會，所謂「往來無白丁，碩學有鴻儒」差堪形容。翻開莊家的留言本，分明是一部生動的《新儒林外史》！文學、藝術、學術，甚至影劇界的名流，無不一一入鏡，留下競技似的極短篇。莊教授身後的窗口則是怒長的花樹，粉紅嫩綠的，透露出舒徐悠然的韻致，像是酒蟹居裡的日子永遠不會老去。

「兩個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」。回到台北，看到莊先生靈動的賜字已翩然航抵舍下。我們拿去裝裱後，鄭重的將它掛到客廳的牆上。工作疲累的時刻，抬眼望去，常錯覺外頭黃鸝啼鳴，翠柳迎風，而自己彷彿隨那一行白鷺，飄飄然直上青天！

廖：聽說您雖然從史丹佛大學退休了，但是，因為教書非常受歡迎，所以，還在學校教課，也還有一間研究室在那兒。可不可以談談您的近況？

莊：我現在在系裡唯一擔任的一門課就是書法課。說到書法課，英文字 calligraphy，中文怎麼把它變成「書法」？我覺得這個「法」字我不大同意。因為「法」這個字，聽起來就很僵硬，似乎把你的感覺完全僵化了。所以，我覺得最好的翻譯是「書藝」，它本就是一門藝術，中國的書法就是一種藝術。我猜想一般的老師在介紹和講解方面也幾乎沒有了。所以，還用這個「法」字實在是不合適了。我們現在看毛筆字，就把它當藝術品來看，所以從藝術的角度開始，比從硬性的「法」字出發而給一般人有種束縛印象會好些。

廖：學生修課的狀況怎樣？中國學生多呢？還是外國學生？

莊：我這一門課的學生倒是滿多的，每年申請的學生都有四、五十人。但是，這個課必須個別指導的，所以，實際上我也不能收這麼多學生。我跟系裡要了一間大的會議室，比較大的教室，讓每個人習作的空間比較大一點。我每年就收二十到二十五個學生。這些學生當中，華僑大概佔一半，美國本地的學生也佔一半。其中好一些的都是美國學生，不是中國學生，這有一個基本道理在裡面。中國學生有

一個毛病，他們在家裡頭受父母或似是而非的觀念的影響，覺得他們在海外，在美國，他們的中國文化已經相當豐富了，這簡直是胡說八道！也因為有這心態，所以很不專心。再加上美國教育制度的影響，他們總有一種排拒性跟自我表達性。我就跟他們說，書法這個東西你還沒了解，你不要老以為我說的是陳腔濫調，就莫名其妙的一定要表達你自己！書法一定要從基本的一筆一劃開始，才能慢慢的上去。套句我們北京話，他們都是「一口吃掉胖子」，好像只要吃一口東西就能變胖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！但是，無論我跟他們怎麼講解，他們都不願意聽。外國學生則不然，他們既然來學這門課，就是跟他們的文化不同，所以他們就特別賣力、注意聽講，聽我的介紹，練習也非常的勤奮，所以成績都好，而且字寫出來反而比中國學生好，強太多了！

廖：這會不會是跟主動和被動有關係？外國學生來修這門課，可能是有興趣，主動來的；而中國孩子會不會是家長期望她們多學學中國文化，逼著他們來的？

莊：這跟主動、被動也不盡然有關係，中國學生有的也是自願來的，當然也有一些學生可能是來混個學分的，有時候常常缺課。所以，我在課堂上講的，他們就沒聽見了，這對他們的習作當然是有直接影響的。

廖：他們的習作狀況怎麼樣？

莊：習作的狀況很不錯，所以，我對我學生裡頭特別有才份，也努力的，都特別鼓勵他們。在課餘的時間，只要我的辦公時間或約個時間，我都會特別幫助他。我還打算大概在一、兩年之內，我教過的學生還沒畢業的，我打算在學校裡給他們開個展覽，這也是對他們的一種鼓勵嘛！一方面把中國的書法藝術介紹給美國的一般學生。

廖：那您自己呢？

莊：因為這是我的興趣，我自己通常一個禮拜會寫字二到三次，有朋友要的，我向來是來者不拒，只要你還中意，來要字，我就給你寫，我的朋友還開玩笑：「莊老師，你這應該有一個潤筆費。」我講不要搞這個東西啦！搞什麼潤筆費。

廖：令尊的書法是遠近馳名的。

莊：我的興趣就是從我父親那裡得到的，因為父親在故宮博物院工作，所以受了影響。他自己也特別喜歡寫字，他的老朋友臺靜農教授，我得叫臺伯伯，是書法家，所以我在台灣時，因為父親常跟這些書法家及藝壇有來往，所以，耳濡目染下，就學了一些，把我的興趣也啓發出來。

廖：我們知道您們家一門數傑，都在藝術、文學相關的範疇裡發展？

莊：對，老大莊申研究中國美術史，我搞文學，大弟莊喆在紐約畫畫，莊靈則從事攝影。

廖：怎麼會這麼整齊的一起走到這個路子上來？

莊：我想多多少少跟幼年時候的家庭環境有關。我父親倒沒有特別鼓勵我們朝這方面發展，都是自然而然的。比方說，抗戰時，為了安全，怕文物放在城裡頭遭轟炸，所以，故宮總是在鄉下地方。鄉下地方真是可以用「窮鄉僻壤」四個字來形容，根本沒有學校。因為怕故宮的書畫會長霉，銅器會長鏽，常常要拿出來曬，所以

我們就多看了些，有時候，父親就會跟我們稍微解釋一下，就這樣慢慢把我們的興趣都提起來了。

廖：您不只是研究書法，在寫作上，如果我沒有記錯，也寫小說？

莊：對，最早我是寫小說的。民國五十三年，我到澳洲的墨爾本大學去教書，因為大環境改變了，所以我對很多問題產生另外的看法。不是說在國外就不可以寫小說，但是，跟你在國內的感覺就不太一樣了。於是，我就開始改寫散文。散文可以把內心的感覺很清楚的表現出來，兩種文化不同的衝突，就可以看出來。

廖：除此之外，也還寫詩是不是？

莊：我是出版過一本詩，那真是開玩笑，文人無聊。哈！

廖：您太客氣了！您曾經做過這麼多元的嘗試，在生活當中，也是這樣的人嗎？

莊：我在生活當中也是這樣的人！除了寫字以外，我還畫畫，畫漫畫。大概明年會開一個展覽會，不是漫畫，是我的寫意抽象畫。平常我又好吃，所以對烹調藝術也很有興趣，雖然不能說是什麼高手，可是，亂七八糟還喜歡客串一下，玩一下。喝酒、飲食，我都滿有興趣的，對於野外的生活，我也很嚮往，因為從小環境培養起我的興趣和個性來。

廖：最近還有寫文章嗎？有沒有什麼計劃？

莊：我已經到了暮年，所以，想寫一個長篇小說，寫從我小時候三〇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這個時代，整個我對中國文化的感覺、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裡所扮演的腳色，中間當然有幾個人物囉，穿插一點故事來，半自傳性的東西。

廖：有一點虛構，有一點真實？

莊：是呀！我跟幾個朋友談過了，痲弦說：「好極了，你趕快寫。」我現在最喜歡的還是讀書，寫作，寫字，畫畫，都喜歡。

廖：若是讓你選一個最喜歡的呢？

莊：這個選擇，我想是很痛苦的，你給我這個題目，我只有割愛了。就好像吃東西一樣，你不能說某一道菜你最喜歡吃，別的菜你不喜歡吃，你如果只能讓我選一個，那很痛苦的，我寧可每樣都來一點。

廖：您從 1964 年開始教書，一教三十幾年。當了三十幾年的老師，對於現在年輕人應該有很密切的觀察，你感覺現在的年輕人跟您求學時有什麼差異？

莊：一般來說，中國人跟真正的拿美國籍的，多多少少還是有不一樣的方面，可是基本上現在的學生，21 世紀的，跟我剛到澳洲或這兒教書的情況不太一樣，現在的學生就是太現實了，我想台灣多半也有點這些問題。

廖：我們那個時候比較浪漫一點？

莊：他們現在絕對不浪漫。我舉一個例子，比方說，我剛來的時候，60 年代的中期到 70 年代的中期，我在史丹佛教書的頭十年，學生真的是比較浪漫。比方說上課時，學生有時就匆匆趕到，嘴裡還嚼著東西，拿起水壺在吞，我說：「你要飲食，請到教室外面，料理好了，再進教室。」他就說：「老師！如果您不介意，是不是就也來一點。」他真的沒有惡意，真的是好意！但我一看他那個麵包自己都已經咬兩口了，還請我吃！我是說他們就有這種浪漫的感覺，現在這樣的浪漫感幾

乎看不見了。現在當然學校禁止學生在教室飲食了，他們也不吃東西了，他們就常常不來上課，我說：「某某，這課我還是希望你來上，這個課是跟你們美國很不一樣的課，比方說我講文學課、書法課，我在課堂上講的，你沒來聽，對你而言是很大的損失。」學生很現實，就回說：「老師，我來，可能不能照真正上課的時間我就來，也許我要早退，所以，我覺得這樣更不好，所以，我乾脆不來。」你看他還振振有辭，很老實的說他乾脆不來。我就說：「我想你曠課太多，可能會對你學期成績有影響。」他說：「這我很了解！」

廖：他根本不在乎？

莊：他可以現實到這個地步！還有一個學生一定要請我吃飯，我說：「你有什麼問題，談談就好，即使要一起吃飯，也是我請你，哪有你請我的道理！」學生居然說：「我想用這個方法，老師對我的印象會好一點，成績會保持在某一個地步。」你看！現實到這個地步！這跟台灣的學生可能不太一樣，他就很老實地跟你說他的現實。

廖：台灣學生也差不多了。有一次學生幫我拿麥克風，我跟他說：「謝謝你！真是麻煩你了。」他說：「老師！您不用客氣了！我是五號。」意思是說，你就給我加分就行了，不用致謝。

莊：對！他就說出來了。

廖：當然！他也許是跟老師開個玩笑，但是，我覺得以前我們不會這樣子講話的。

莊：是，所以，現在學生非常現實，有時，我就跟班上學生成績比較好的說：「你記的筆記，借給他看看。」他就堅決不給，因為競爭，怕影響分數。

廖：我聽說在退休前，除了教書法之外，您也教文學？選修的情況怎麼樣？

莊：我也教「中國近代散文」，選修的狀況還不錯。通常修這門課的，拿美國學生標準來說，已經是研究生了，他們多半已經在中文上研究四、五年了，閱讀能力不能說一點問題都沒有，還是有很多問題啦！不過，整體說來程度還不錯。

廖：課堂上也需要寫作嗎？寫作的狀況如何？

莊：還不錯！我今天早上把妳的大作《走訪捕蝶人》稍微翻閱了一下，似乎是王德威說的：「美國學生對問題，往往是小題大作。」一點都不錯！美國學生可能切入的層面還不夠；中國學生的毛病則是海闊天空，老把網灑得太大，收網撈上來，只有幾隻小蝦，收穫並不大，但是計劃宏偉，漫天灑網！這是跟美國學生基本治學態度不同的地方。

廖：您的第一本文集應該是幼獅出版的《金魚缸裡的黃昏》吧？您總共出了幾本書了呢？

莊：是！我的第一本文集是《金魚缸裡的黃昏》。到目前為止，海峽兩岸共出了十四、五本書。

廖：對一位學者來講，這也算是滿豐盛的成果了。

莊：哪裡！都是雜草！

廖：您真是客氣！當年，您在台大讀研究所，是誰指導論文的呢？

莊：臺靜農老師。臺先生我得叫臺伯伯，你也知道的，他完全是無為而治的，你有什

麼問題願意跟他談，他談一談，三、兩句就不知道談到什麼地方去了，跟你原來的主題一點關係也沒有，他就讓你自己去。所以，我每次寫論文，有什麼問題去問他，他就說：「不要談這個！不要談這個！喝酒！喝酒！」要我陪他喝酒。這樣的老師，現在台灣也比較少了。

廖：的確！那樣的時代恐怕真的已經過去了！謝謝接受訪談！